

I'm 我愿意
成为你的
笑容 *willing to be
your smile*

少年文学之星丛书

策 划 蒋传洋 林作敏 汪家石
主 编 盛子潮
副主编 夏 烈

浙江教育出版社

I'm 我愿意
成为你的
笑容 *willing to be
your smile*

少年文学之星丛书

策 划 蒋传洋 林作敏 汪家石

主 编 盛子潮

副主编 夏 烈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愿意成为你的笑容 / 盛子潮, 夏烈编.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9.7

(少年文学之星丛书)

ISBN 978-7-5338-8276-1

I. 我… II. ①盛…②夏… III. 儿童文学—作品
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5837 号

责任编辑 张 帆
特约编辑 王婷婷 魏丽敏 陆生作
责任校对 林 鸿
装帧设计 章 英 邹优阳
责任印务 陈 沁

少年文学之星丛书

我愿意成为你的笑容

策划: 蒋传洋 林作敏 汪家石

主编: 盛子潮 副主编: 夏 烈

-
- | | |
|--------|--------------------------------------|
| ▶ 出版发行 |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 310013) |
| ▶ 排 版 |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
| ▶ 印 刷 |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
| ▶ 开 本 | 710×1000 1/16 |
| ▶ 印 张 | 10 |
| ▶ 插 页 | 2 |
| ▶ 字 数 | 158 000 |
| ▶ 版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
| ▶ 印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 印 数 | 0 0001-1 0000 |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338-8276-1 |
| ▶ 定 价 | 19.00 元 |
-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80928

e-mail: zjjy@zjcb.com

网 址: www.zjeph.com



目 录

·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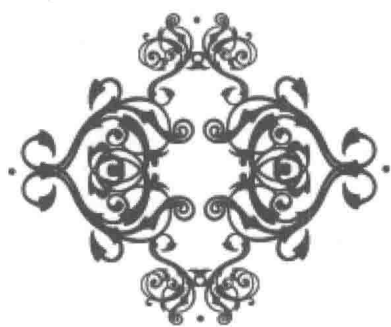
- 我和你(孙于越)/003
邻 /005
花落影谁倾 /008
孕育永恒 /013
友情 /016
雾窗传情 /018
金色的约定 /021
我和悠悠 /023
我和我的纸飞机 /027
我和你(吴菲玉)/029
渴望 /031
慢慢的我生活在快乐的世界里 /033
我和你(俞舒扬)/037
我和你(黄展华)/039
谁大 谁小 /040
我和书 /045
选择 /047
夕阳也是如此的美丽 /051
在那柳絮纷飞的日子里 /053
你从迷昏中醒来 /056
我不想成为你 /060
谎言的分量 /065
我和你(陈田田)/067
不要和陌生人讲话 /068
浮肿的手腕 /069
同一片蓝天下 /072

·小说·

- 三世情缘 /077
如歌的百草园 /094
Rainbow colour
——一段寻找彩色人生的故事 /100
我愿意成为你的笑容 /105
友谊花 /110
网络奇遇
——老家 1982 /121
咬铅笔的女孩 /124
两块小熊饼干 /128
路旁的感动 /140
哪怕世上只有我和你 /141

·童话·

- 0 vs 6 /147
井底之蛙续 /148
小鱼卖河 /149
白狼·黑羊 /150
老鼠写给猫的信 /153
我和你(周可涵)/155



散 文

W 我 和 你

那些美好日子的累积,使我飞翔的翅膀变得越来越坚硬
我爱你,我成长的巢,我亲爱的学校

——题记

一转眼,又到了丁香花开的日子。

早餐还是选择离学校最近的“五芳斋”,因为那红红的砖墙总能使我感到温暖。坐在餐厅硕大的玻璃窗前,看着每一个慵懒走来的男生女生。每一个人都朝着早春太阳的方向走去,所有人的脸庞都染上了斑斓的金黄色。那段本来很长的路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短。

春天慢慢降临的时候,那扇悄悄褪去颜色的伸缩门也找回了生机。那扇门里,开始走出换上薄薄衣衫的男孩女孩。黑板上重重叠叠的板书没有被值日生擦去,墙后歪歪扭扭的黑板报依然用彩色的童话坚强地诉说着我们的憧憬与梦想。课桌上打满了数学草稿,也不知哪个调皮鬼画上了有着大大眼睛的可爱卡通像,旁边涂鸦着一首首小诗。走廊里成群来回晃着的女孩们,向同伴们炫耀着最近收集到的明星头像。一个红色的篮球勇敢地冲过篮球场,重重地投入瘦弱女孩的怀抱,满身汗水的男孩大声道着歉。那些有汗水味道的操场、篮球场似乎永远也不会有安静的时候。

蔷薇爬在墙角,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开的第一朵。只有当空中弥漫着浓郁的香味,或是被雨孤独地打落时,才会有人拾起它,让它有着太阳

的味道,然后夹进早已写得厚厚的日记本里。每周三的广播里,播着那首经常听的歌,觉得很近,但班上的讲话声永远都会淹没歌声,这时,又觉得很远。公告栏里贴着不知是哪次活动的获奖名单,但似乎不会有人去关注这些芝麻样细小的文字。自习课上安静得只有翻动书页的声音,从杨红樱到蔡骏,积攒了太多泪水后,我们才渐渐觉得自己有一点世故。偶尔,在笔记本里写着谁也看不懂的文字,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只是觉得很美,能在学校留下个纪念。那个班级合唱队,总是唱着校园歌谣,这次,唱起告别之歌来。不知是谁哭得最大声,不知是谁唱得最激昂。那片开始泛绿的树林中,不知谁曾坐在那里,折一地的千纸鹤,放飞心中的梦想。回廊的柱子还是选择沉默,默默望着身旁那棵长出长长柳条的树,还有风轻轻吹过嫩嫩的简简单单的三叶草。它们好像都记得在某个充满阳光的下午,有人手牵着手在这儿许下了幼稚的愿望。

“那样的日子要是永远没完没了就好了。”

“那样的人要是彼此牵着手永远不放开就好了。”

“手里的书,要永远是同一本就好了。”

“那些人,要是永远都不说再见就好了。”

“那些喜欢的课要是永远也听不到下课铃声就好了。”

和你就这样走过了寒暑,走过了霜叶泛红,也走过了柳莺枝头。我知道我终于有一天会用你教授的方法飞向更广袤的蓝天。可我依然会常常低回盘旋,在你的上空用俯视的姿态采撷我曾留在你身上的羞涩、笑靥和忧郁。我还会用你匠心独运的纤手雕琢的性格去迎接风雨,见证你曾描绘的最美的世界。

我和你,一起感受的岁月,已执著地刻着你的秉性。我前行的路上踏着的坚实的脚印一定会有你深深的期许。

邻

公元1246年

南宋乡间田野，三三两两寒鸦飞过，啼声悲哀，令人隐隐有落泪之势。将目光投得更远些，见一个隐蔽在山岭间的小村庄，却丝毫没有半点衰败之气。

“张大爷，你这肉买得太肥了！不过这鱼倒不错，鲜活灵跳的！”小道上的吴大妈咧着嘴道。今日是春节，人人喜悦，家家买肉买酒。酒足饭饱后，大人喝茶谈天，小孩嬉戏玩闹，尤为喜庆。

那被称作张大爷的人呵呵笑道：“城里的东西又贵又不好，这点破肉，我跑了四五十里地去买来的。这鱼不是买的，是我儿子刚刚在河边钓的，怎么样？我还留了两三条鱼来腌呢！嘿，腌鱼可好吃喽，咸咸的，用来做汤很不错的。我儿子很喜欢。嗯，再去向老杨要点黄酒。”

街上的人甚多，虽是小村，几乎全村人都跑出家门了，人自然不会少。

金乌西坠，转眼间太阳落山，彩霞绚丽多姿，却也无人惊叹——大家都在为一个“不眠夜”准备着。

终于各家都端上了最好吃的饭菜，香气扑鼻，异常美味。

张大爷的儿子才九岁，就在河边钓鱼，钓鱼技术颇佳，他叫张旗。

张旗极为兴奋，在小村里到处乱窜，直到夜晚，他才迟迟地归来。

“爹！娘今天烧什么好菜啦？有没有我最爱吃的醋熘鱼？”张旗连连搓手。张大爷跑进厨房，夹了一块醋熘鱼，笑道：“看你馋的，还有呢。哎，慢慢吃。”

开饭了，张旗只觉时间太慢，马上溜到饭桌上，拿筷子直敲桌面。桌上坐着他家六口人，不一会儿，饭菜立刻少了许多。张妈连声道：“慢慢来，炕上还热着许多哩！旗儿，你让着点弟弟妹妹啊。”张旗连声答应，嘴却没停着。

一个老者端着一个酒壶，摇摇摆摆地走来。张大爷一见笑着说：“老杨，你又来蹭饭了？我家可没留你的饭。”三岁的小儿子道：“杨伯伯要来就让他来嘛，干吗那么小气？”众人哄然大笑。

只见天边猛地闪过一抹五彩，张大爷和老杨齐声道：“啊，城里东街的爆竹坊袁老板真是信人，说好来放鞭炮、放烟花就来了。孩子他妈，把孩子们叫上去看烟花。走喽！”说着抱起一岁半的女儿就往外走。

门外又挤进来几个乡亲，第一个万六装模作样，问道：“嗯嗯，又有回锅肉！好，不错，嫂子，你厨艺又好了不少啊！”张妈笑道：“别吃了，出去看烟花吧！”万六摇头走开了。

张旗在外边和小伙伴放起了鞭炮，起先捂住耳朵，后来哈哈大笑。

乡间灯火通明，烟火连天，美不可言，直逼南宋都城临安（杭州）。

公元1953年

新中国，浙江德清钟管小镇，夏日，傍晚，溪边小屋。

李家大妈妈抱着一个裹在襁褓中的幼婴，在柳树下乘凉，用德清话和屋里头的王家奶奶闲聊。从小孩打了个哈欠、笑了一下到从谁家听说开国大典的时候谁用词不当，两人无话不谈。聊着聊着，王家奶奶“哎”了一声，道：“怎么粮票只有三张了？”

李家大妈妈咬着嘴唇，她知道王家奶奶只有一个四岁的孙子，二人相依为命，是这边最贫穷的。虽然自家也困苦得很，但毕竟比王家奶奶好过些。她道：“我家远房亲戚寄了七八张肉票，我分给你两三张吧。”王家奶奶探出头来，望着李家大妈妈，怔住了，半晌，缓缓道：“呃，不了，我也有远房亲戚，他可好了，明天就寄

来。”李家大妈妈点点头。

夜深了。

第二天,从巷子里鱼贯来了很多乡亲。小杜从口袋里摸出揉得皱皱的米票,小声道:“王家奶奶,这是我攒了几个月的,给你!要舍得花……”胡伯伯掏出一张油票:“给!”头也不回地转身走开。谢家的小孩跑过开,毫不犹豫地拿出糖票:“给奶奶的孙子吃,以后可以陪我玩。”……王家奶奶怔怔地掉下泪来。

白日归去,夜幕归来,一切又归于安静。

公元2009年

2009年,居民楼,高大挺拔,周围绿树成荫,一派生机盎然。

走进单元楼,上了电梯,到了楼层,几扇大门。门,关着。

门里,看电视的看电视,煲电话粥的煲电话粥,上网的上网。没有串门,没有鞭炮,没有闲聊,没有玩闹……

尽管绿化亮丽,但终是死的。没有邻居的地方,没有生气。

H 花落影谁倾

我站在我的世界里，身后是你温暖的怀抱，记得你说过，我的快乐是你证明里全部的信仰。

——题记

我还记得你微笑的样子，尽管已经有了几多光景打磨后的泛黄，暧昧般模糊的样子，余温仍温存了几个光年。

阳光松软如同发酵的咖啡豆，斜斜地吞噬着院子。你搬出了绿萝的躺椅，抹去了世间的喧嚣，看着我雀跃的身影，投影下一片天伦的快乐。你饮起了我晃悠悠踮起脚泡的茉莉茶，目光一下子柔和地涣散了。氤氲的甜蜜将开场白渲染得绚烂而静美。你开始幽幽地吐诉着不知多少年前古老的故事，我甚至能听见远古的激荡。我看着你灿若星辰的眼眸，似一泓幽深的潭水。而最令我着迷与兴奋的，是最真实羁绊于你的故事。

你是标准的江南女子，有着不可一世的家世、不可一世的才情、不可一世的容颜。上海那叫“沉香阁”的深宅大院，是你不可一世的府邸。乱世卷起多少云烟滚滚，曾经的辉煌立即湮没成底层的卑微。莫可名状的哀伤，无法扭转的事实。命运告诉你，那些不可一世只是你的过去罢了。是命运，而不是宿命。我真的太庆幸你没有屈服，而是蛰伏着更为猛烈地反击。我现在才可以猫在你的怀中，听着你的复古。我知道，我已深深迷上了你的一切。

多少次我的脑袋不停地在你可能经过的地方蹭着，你笑着问我干什么，我告

诉你，在找你的影子，那叫曾经的影子。只是忧伤地一笑，你便云淡风轻。我安静下来，看着宁谧的你，岁月翩跹，并没有带走属于你的善良，只是偷走了你的优越，磨平了你的棱角，赐予了你宁静淡泊。沧海桑田，你一直不曾停息，不曾绝望，更不曾放弃。我看着你，不知不觉乱了。一个女子，怎会如此坚韧？你用双手，承受了太多太多，一直都如此坚强。我用力抚摸着你的手，干燥而明亮，竟让我想起《圣经》的开端，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或而是教堂顶上的阳光。我竟将你作为神一般的崇拜着。

听着，看着，我看到你吻在我额头的泪水，并不浑浊，却充盈了太多，血液里崩溃着的固守，令我为之疯狂不已。我这份对你的爱已深入骨髓，随着你的陪伴而日渐加重。你，您，我的外婆。我发誓用两颗心、用两份情去爱着的人。

牙牙学语的我跌跌撞撞地扑向了你的怀抱，那是我唯一掌握的幸福方位。你弯曲的背影遮掩了我的苍穹，伸出手的姿势背对了阳光，如水的双唇吐出了一个期待已久的词语——抱抱。

我无法名状，我多么的贪恋着你的拥抱，我又是多么的谙熟你的拥抱，那是你裹着汗水与一腔宠溺的拥抱。你拿着可以扑灭阳光的蒲扇，躺在绿萝的躺椅上，背着光。看着我如同好不容易找到了家的小鸟看见妈妈一般撞向了你的唇间的微笑连同身后的阳光，闪烁了穿越晨曦的光芒，阳光洒满的地方，那有着你吟哦的诗歌。你包罗万象，海纳百川，我将自己藏在你的怀中，贪婪地吸食着只属于你身上的青松香，掺杂了人间烟火，如此缠绵，我宁愿沦陷。将头紧紧埋入你的胸口，再不愿起来，就这样睡一觉，在你给我的世界中，安谧地睡一觉。醒来时会有你的微笑，那是甜美的冰点。

母亲总是开玩笑说，你将下辈子的爱都给了我，抑扬而深刻。每次来到外婆家，都会看到我不顾一切地奔向你。

——外婆，宝宝来了！

看着你休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吊着你的脖子，跳上你的背，小脸通红。总是会感到你蓦地一震，佝偻着的背，用力一挺、一弯，又稳稳地托住了我，戴着镀金边眼镜的脸笑得很开心，像迎风而笑的雏菊。

——宝宝来了，真好！

——嗯嗯，我要骑马马。

我抱着你的脖子，挠着痒，在你卧室的大镜子中，看到了两个人的笑脸。

——好！骑马马！

——耶！

像一个小孩子千方百计的恶作剧终于成功，我笑得很傻很天真。扬着两只手，任你抱着我满屋子乱跑。当你加快速度时，我会笑得合不上嘴，还发狠地拍起了手。那刻的我高傲得就像全世界的王，你一边擦汗，一边不知疲倦地绕着屋子奔跑，在你心中，就是如此定义我的。那种尘埃落定的幸福，是如此的触手可及。从未想过，那些竟是最后一次所谓的高傲，最后一次所谓的趾高气扬。

舅舅和舅妈下岗了，生活的重担压得所有人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他们开了洗车场，却缺少人手，你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我在远处看着你，这是我搬家后第一次看着你，那么遥远的距离。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层透明的膜，我陌生得不敢上前。我看到大院子不见了，改成了洗车场；阳光穿不进来了，因为被长幕布遮掩住了；你的绿萝椅不见了，为了节省空间被搬到了储物仓。

然后，我找不到我们的熟悉。仅仅看到了你的身影，那么的柔弱，那么的毅然，戴着破了的手套，拿着喷水器，对着一辆辆汽车认真地喷洗，你的背，变得更深陷，而不是我原先熟悉的弧度。我害怕地躲在墙后，凝视着被一切摧残得不堪重负的你，任溅开的水花泼在身上。你是铁人吗？甚至连最后一点你保留太久的尊贵都不见了。我看到你脚下一滑，扶住了汽车才得以站稳。我咬着牙，看着你被车主冷冷地嫌恶，看着这世间起起伏伏的云烟令你挣扎得喘不过气来。看着你仍卑微地不敢抬头，心疼，不能用刀绞来形容。我站在离你几步之遥的地方，你忙碌得一点都没有发觉，我一跺脚，狠狠地哭了。那种苍白无力将我的全身淋了个透。

等你好不容易休息了，站在窗边上小心地捶着腰，等待着下一次的工作，我小心翼翼地擦干了泪水，露出只想给你看的微笑，以从未变过的姿势，从未变过的情感飞向了您。

——外婆！宝宝来了！

曾有一刻我又找到了原来的感觉，骄傲得像个公主一样，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我吊着你的脖子，跳上了你的背。你猛地后退几步，强烈地摇晃起来，却一手托着我，还未说出话来，我就被爸爸打了一巴掌。

——看看你在干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委屈得不再言语,看着大声斥责我的爸爸,泪水迅速溢满了眼眶。好容易缓过来的你,顾不得轻微的咳嗽,便紧紧大跨步冲到我面前,像母鸡护小鸡一般把我向身后一藏。

——怎么可以打孩子?

——妈……

爸爸张张嘴,想说些什么,终究没说出来,或被你毫不犹豫地打断而来不及说出口。

——孩子还那么小!

那是印象中爸爸第一次打我,那是印象中你第一次大声地呵斥一个人,而你呵斥的人,是我的父亲,是不愿看我将你累倒而打我的父亲。眼泪噙里啪啦地掉下来,像决堤般决绝、迅猛。我哭得稀里哗啦,你立刻换了温和的语调,千方百计地逗我开心。我并没有告诉你,我并不是因为父亲打我而哭了,只是因为你,只是因为你。只一会儿,我看到你又出去洗车了,蹒跚的步履走得很慢,还不放心地回头望望。我想挽留住你,并非眷恋你给我的安详,而是希望我能给你平和的安详。这次,我希望你,在我给你的世界里,安静地睡一觉,醒来时会有我甜甜的问候。

可是,现在,我忘了已有多久没再来看望你。母亲每每想到此都会懊悔不已,无奈不已。我不禁有些失落,思念游走在胸腔中,长久地喷薄欲发。

窗外大雨倾盆,却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我带着疑惑开了门,却不由得吃惊继而化为喜悦。在门外,我看到了你,头发紧贴着侧脸颊,雨水慢慢地滴落下来。看着你的狼狈,看着屋外风雨满世界的肆虐,我一下子明白了,今天是下雨天,洗车场没什么生意。我怔住了,面前日日思、夜夜想着的你,双手紧紧交织在了一起,有些用力的泛白,激动得语无伦次。

——宝宝,外婆来了。

——嗯。

看着风吹乱了你的银发,我缩了缩脖子,忙带着你走进房间。

——我知道你和爸爸妈妈很忙,总是想过来看你们,总是没时间。今天下雨,我就来了。

你将一个花花绿绿的袋子放在鞋柜上,有些颤抖地坐在了沙发上。我紧紧地依偎着你,看着你仍旧不变的模样,笑了。你看着我,也笑了。一旁衣柜的镜子上,

是两个人的笑脸。像小时候一样,我将头埋入了你的拥抱,上演着重复的温情。我一边讲着发生的事情,一边看着你光彩的脸庞,听着你一声声的附和。我兴致高昂。讲了不知多久后,我仰起头,看着你,你早已熟睡了,嘴里还偶尔会发出附和的声音。理了理你的银发,数了数你的黑发,对你像小时候一般调皮地一笑。

——外婆还没有老呢!

然后感受到两行泪水径自落入了脖子中,那修长的泪痕,是我爱你的印记。然后,我紧紧地拥抱着你,天地间明亮的拥抱,刻入亲情的唯美,那是一首温馨得淋漓尽致的史诗……

孕育永恒

一滴滴小小的水珠，落了，很甜，很清，很透明，孕育着，生长着……

你，孕育着我，无时无刻地，有爱，有泪，有恨……生长着，我长大了，从心底更加爱护你！

水，清啊！山，绿呀！一艘艘游艇过了，留下一道道涟漪；跳跃着，翻腾着，溅落着，可爱的鱼儿腾出水面，万千……留下一幅幅美图。

呵，这有着千万座岛屿的千岛湖，这神奇而又自豪的母亲湖，在这母亲湖上，有着童年，有着千万子女们的悲欢离合。而你，看着，一举一动，每分每秒。

只是，那需要一份如水般玲珑透明的心境去领会，才能清晰辨认。

若生命的河流，似一段曲折的沧桑；若岁月的清溪，似迢迢前去的逝者。那么，在每一道有形无形的流水之前，我都愿意是聆听水之清音的过客。夏日午后，我时常站在湖边，俯瞰水中天光的投影、云朵的飘移、小鱼的从容出游，以及自己悠悠摆动却并不流走的身影；并且侧耳倾听水与风的应答、水与石的温和争辩，或者水自顾自地行吟如歌与沉默无言，那仿佛诉说着许多故事，也令人联想起许多故事的声音。

曾经是万千次的赞美，万千次的传诵，却无法比拟这万千次渲染的湖光山色。你身边的山，身边的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正为了你的娟美和缠绵，它们才有春来淡雅娇美而如笑，夏来苍翠蓊郁而如滴，秋来明镜多姿而如妆，冬来恬淡幽静而如睡。

浩浩荡荡的碧波，悄悄遮掩起它雄浑的激荡，默默奉献着它宽阔的壮美。回